

毛

詩

說

毛詩卷三

許有可說

小雅二

雅正也雅本鳥名雅之飛也必滿張斜亞其翼之大翎如牙之列而其身始正猶歌詩者必永言攝曳其音使之合律而後其聲始正也風由乎俗雅關乎政此風雅之別也雅有小大者政有小大也政亦非有小大以其主乎國中則謂之小對乎天下則謂之大也

鹿鳴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賓也古者與賢必以賓禮禮之敬之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和鳴求友之聲喻主人求助於賓也苹蘋蒿即蘋蒿也鼓瑟吹笙工人歌以樂賓也將行也承筐是將奉筐而實以幣帛以酬賓勸酒也人統眾賓而言也周行周官之行列也治國以官人爲急能官人則大小各就其列無曠職也禮至旅酬而語賓乃擇言而言故欲其示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

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萬民也即有萬也視民民視也桃偷也君子指己在位者式用燕安放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琴瑟草濫樂之久也

卷耳薦賢懷寔彼周行臣之職也鹿鳴賓賢求示我周行君之道也故鄉飲燕射皆歌此詩爲首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勸臣節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馬皆壯喻能任重行遠也騤騤兩騤也四牡則兩服兩轡而止言騤騤者以騤之佐服喻臣之輔君也周道周王之道倭遲廣遠無際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曲折詳盡故言倭遲也賢人致身於君惟君所使奉王章而勤王事乃其分也故雖有懷歸之私而尤以王事靡盬爲傷悲也

四牡騤騤嘽嘽路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疾行貌路道馬即騤馬也馬勞則人亦勞矣啓跪處居也翻翻者舉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翻翻飛貌舉夫不令鴝鵒鳥之孝者將奉養也離之飛也猶有

下集之時而勤王事者至不遑將其父母人豈不如鳥乎未敢以私恩害公義先公後私之道然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杞枸櫞也

駕彼四騅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諄

不馳而小疾曰驟駉駉驟貌諄念也念不遑將也非賓作是歌也設言其念親之情耳獨言將母承上章也

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出事親之身而爲事君之身矣國爾忘家父母且不遑養而況於其身乎君之於臣既已賓而舉之爲臣者即當移孝作忠以事其上故燕之即勵之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勉下問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精積中而外見者高平曰原卞濕曰隰華滿原隰喻至理隨在皆具不可自賢而棄眾善也駢駢馬行疾而多也征夫行人也用之則行故以征夫爲言也每懷靡及則不自滿假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物濡則順如濡言御之和柔也古者以射正身主成己以御調馬主成物故又言善御喻能出長入治也周周人也爰於咨諏

也。取取其善也。咨嗟而取重善言也。言周之所藉以治天下者
惟在不自用而廣爲訪問也。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王者之下
問於賢能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望賢能之善於下問。以輔
周政治也。諒謀度詢。而問之能事畢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繚。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繚猶如濡也。謀斷於心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準於禮也。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駒馬相因依也。六轡均則可以均邦國矣。詢信也。信可行也。

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則鹿鳴之三本爲興賢能而作而
燕饗臣工客使亦通用耳至詩中首篇言周行次篇言周道
則周之所以爲周者固莫重於官禮也而此詩又四言周咨
者蓋周之官禮亦非師心自用乃上監前王下集衆善之所
成即後人繼治因時因地或有損益亦不外廣爲訪問以用
中於民耳而成周致治之隆於茲可見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麥李也鄂同萼不同附韡韡光明貌萼附相附猶言兄弟

如手足也。韓薛則相得益彰矣。人同類也。兄弟亦人耳。而以爲莫如者。同氣相助爲尤切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感母懷恤。哀聚也。言死喪之禍。可畏。惟兄弟爲相恤。即至聚尸原野。亦惟兄弟相收也。朱子曰。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闢闢爲言。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雖渠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在原亦非其所以喻兄弟之急難相救也。況。同怵憂也。雖有良朋。徒爲長歎。明莫如兄弟也。兄弟闕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關關狼也外禦禦外侮也務專力也系取戎助也言兄弟即或有不和於內而一有外侮則併力禦之良朋雖取無有助者則兄弟之情又於斯可見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患難惟兄弟相親安寧乃兄弟相疎至以人所莫如者而視之不如友生則弗思之甚矣

饋爾饔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饋陳飯饔具俱也孺猶童年兄弟時也此下又極言兄弟有具樂以反覆申明莫如之故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人之和樂兄弟之外莫如妻子然妻子之好猶以人合不如兄弟同氣尤以天合之自然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拏子究窮圖謀豈信也兄弟樂則室家之宜妻孥之樂無不由之其謂不如友生者特未究圖身苟究而圖之其宜且樂也不信然乎

人情莫親於兄弟而勢莫易疎於兄弟首章言其如兄弟言其情也五章言不如友生言其勢也然究之親者天理之妻疎者人欲之偏此詩雖弔二叔之不成而於親疎情偏見焉辨督矣王者之治天下也賢與親不可偏廢故鹿鳴之三以

尊賢而此詩次之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木必伐而後成器。丁丁審曲面勢以取正也。嚶嚶和鳴求友聲。俱以喻朋友故舊之爲己助也。聽猶順也。鳥求友則出幽谷而升喬木。人求友則神亦聽而致和平。極言友之不可忽也。諸父諸舅兄弟皆友也。下文乃詳言之。

伐木許許。醕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来。微我弗顧。於

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逮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詳慎意釀沖酒去糟也禮縮酌用茅是也蕝美貌釐未成
羊也逮召也諸父同姓尊者適適有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美
辭祭鮮明貌饋饋食也八簋成饌也諸舅異姓尊者各適也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
酒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衍亦美也兄弟同異姓同儕也無遠皆在也失德不相好也乾
餱薄物也愆過也滑亦釀也滑我我滑也醑買也坎坎鼓聲蹲
蹲舞貌

伐木次常棣親親之殺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王者賢賢親親於其臣臣受賜者以此詩祝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底保安也爾指王也固堅也單豐通除開庶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戢戢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戢進穀善聲盡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同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增益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禘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言言詠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祿濯之潔饌酒食也事人鬼曰
享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享名也公先公也祖紺以上至后稷
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右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卜爾萬壽
無疆戶傳神意嘏主人之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通天神地示而言弔至詒遺也由孝享而推之神示亦無不
至而遺以福也質實也質則無僞故民但日用飲食也黎衆也
羣黎謂羣臣百姓謂百族蓋兼內外諸侯言也爲猶助也徧助
以德則天下平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

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騫虧承繼也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不見彫落也此章極言治平之悠久也

治國之經脩身之外專賢親親爲要此詩雖爲臣下祝君之辭然自鹿鳴至伐木先王之禮親賢無不備至則長治三百
年亦其理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也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
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過十一月乃歸如後世防秋
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始出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即獫狁也此言在家啓行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嫩也烈烈憂貌聘問也甫至戍所故職掌未定前後並戍故無人歸問也此言行而至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堅也陽十月也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陽月也首章不遑

在家不遑也。此章不遑在戌不遑也。疾病也來生還也。言竭力致死無還心也。此言戌事險要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路也。君子謂大將也。業業行不息也。捷勝也。戌而寇至不敢安居。一月三戰而三捷也。此言戌時戰守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欲息不得息也。君子甲士。小人徒卒也。依倚腓隨也。甲士

乘車倚馬而徒卒又隨車而動也翼整飭也象弭以象骨飾弓也魚海獸名服矢服也魚皮可爲矢服戒警棘急也此言戰畢治兵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依依柔貌遲遲速也傷悲從軍之苦也此言戍歸在道也

此後世從軍行之祖也聖王御宇中夏乂安而後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必不得已之事也故天保以十治內有餘始繼采薇以治外而使民犯難又詳悉其勞苦之情夫豈窮兵黷武

所得藉口者哉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師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謂南仲也。牧郊外也。天子時王也。或武或成不可考矣。僕夫戎御也。難不易爲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旐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在牧內。前軍至牧。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後殿之

旗也建立也既設旄而又建旄於旄干之首也旄旄旗旄旄垂
貌胡不旄旄猶傳云建而旄之也振旅奏愷可以卷旄而歸出
方治兵尤尚嚴肅不可不建且旄也況瘁重大其事而憂懼
惓惓也僕夫且然主將可知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南仲嚴狁于衆

王即天子也承天克家曰天子建極三才曰王其實一也南氏
仲行時大將望父南季皆其後也方朔方蓋即幽都也彭彭多
貌交龍曰旂央央居中也赫赫威武貌衆除也攘而除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塗凍釋而泥塗也。黍稷華秋初也。雨雪凜春初也。簡書竹簡所書六典中政典之類。畏有常憲也。

嘒嘒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西陲之人。謂南仲也。西陲遭戎人之暴。未見南仲而憂。既見南仲而慰者。以其能却西戎也。薄發語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春初伐戎。春李奏凱。卉木萋而采芣。眾士女安堵與嘒。

蟲趨蚤景象大不侔也。虱魁首當訊問者。醜徒眾也。執獲而歸班師獻俘也。夷平也。獨舉平獫狁者。獫狁強故大其事也。

爲大將者。公爾忘私。則室家之念非所存也。故此詩特詳其出軍之速。治軍之嚴。臨事之懼。經略之勞。聲望之著。功業之隆。而策勲銘常。即視之矣。此先王敬大臣之道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征夫獨行。故以杕杜起興。又因以驗時也。皖實貌。嗣續也。繼嗣

我日言從王事日復一日無休期也章末皆設爲室家念己猶
魏風陟岵之意也連其暇而不得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
夫歸止

歸望其歸而不見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瘠瘠征
夫不遠

車軸必用檀爲美故曰檀車幝幝瘠瘠不遠父母望
子之心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

夫過也

此則通章言家中望征夫之切也匪載匪來猶古詩言傾耳非車音也逝過恤憂也過期不至則多憂也偕俱會合也以下望終之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也

魚麗六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罍鰭然○君子有酒旨且多○句

麇者也。寡婦之苟謂之鬻。鬻揚也。一名黃頰。沙鮪也。一名吹沙。魚多爲豐大之兆。酒旨可燕衍之時。皆太平無事之景象也。君子有酒。則非般樂而固以行禮矣。

魚麗于罍。魴鱸。君子有酒多且旨。
鱸。魴也。即烏魚也。

魚麗于罍。鰾。君子有酒旨且有。
鰾。鰾。額白魚也。性好偃腹著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以下三章極咏歎以見物盛時和之致。言魚言酒。猶指一端而言。統之以物。無不盡然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謂天開景運適當其時也

內安外攘天下無事物類蕃昌君臣上下惟雍容禮樂以悠
久之此成周刑措時矣故魚麗殿鹿鳴之什

鹿鳴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九句

南陔什二之二

南陔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皆有題無詩詩固
聖人所刪題亦聖人所留也夫周之詩多矣聖人去其

繁冗而錄其有當於義者除商頌爲先代之詩止以三百爲率未嘗多也而此六篇者其詩既刪其題猶存何也蓋詩之整數本取國風百六十篇小雅八十篇大雅周頌各三十篇也然其數嫌於太整而魯又無詩故大雅周頌各增其一而又加魯頌四篇遂刪此六詩以成其數而其題尚留者篇什已定若并削其題則小雅七十四篇零數太多不成乎什且又無以見小雅篇數本半國風之意也至其詩已刪不必強爲之說而其次則詩序中小雅盡廢總論其說必有所受今從之若毛公意爲移易與朱子據儀禮爲次恐俱非聖人刪詩本旨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禮賢而冀其安也

南有嘉魚魚然單單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非必有定處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故言南耳嘉美也嘉魚喻嘉賓也魚然單單細竹爲簴以單魚也單而又單喻求之無已也賓以禮之燕以樂之好之至也

南有嘉魚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汕操也。以薄園取魚也。卑止。自上籠下。汕則旁圓而欲使無遺。喻好賢之至。必無遺賢而後可也。衍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娛之。

樛木。下垂。喻王者之下賢也。甘瓠。上累。喻賢人之上進也。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甘瓠可食。喻賢人之有用於世也。故聖人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綏者。固結之。惟恐不安其位也。

翩翩者騅。燕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求忠臣必於孝子。故又以騅喻也。來思。思其來也。又思賓既燕而又思。所以燕之。惟恐賓之不安。有加無已也。

聖王之尚賢也外盡其禮內竭其誠猶慮賢人之不安其位
夫豈有私於賢而陽慕其名哉蓋養賢以及萬民其所繫非
淺鮮矣否則忠敬稍有未至子思操使者而不受穆生忘設
醴而稱疾君子見幾而作以身殉道必不可以虛拘也

崇丘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而天下長治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可食每章山舉南北而歷言所有以
喻無地不生材而皆有用於世也君子有德稱位之賢人也基

本也。萬壽無期，能保子孫黎民於無窮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君子者，天地人物之精神命脉也。大有元亨，則邦家光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樹如栲，一名狗骨，苟無民何有君？而惟君子爲民之父母，探本而言極形，所以樂也。德音不已，王者之仁聲善教，藉君子以傳於無窮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遐不作，壽考者言君子之德，雖所垂者遠，不止如眉之壽，蓋能爲國祈年永命，非特百年之勝殘去殺也。茂盛也。

南山有栢北山有栢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父爾俊
栢栢栢一名木蜜栢鼠梓一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
面凍皴色如浮垢也保家父養也爾謂時王也俶俶王也

南有嘉魚可知吐握之勤南山有臺可想成康之盛

由儀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諸侯美王時巡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

蓼長大貌漙露盛也君子謂王也寫輸也燕笑語者略君臣之

分而與諸侯情相親也處不去也譽本素著見愈可徵也此言王之始至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龍之爲物變化不測大君之象爲龍爲光猶云神聖英明也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泥泥露漙也燕安豈樂弟悌也安於豈弟則非勉強矣宜兄弟周尚親親也壽豈久於豈弟也惟安故能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降革冲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漙漙露浹也降革龍勒條爲轡革路也降條通冲冲順序而多

也天子五戎百二十乘凡王之會同巡狩止乘革路玉金象三路不以行也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鸞離和也偉革冲冲嚴武備也和鸞離離高文德也此時巡舉而言還也夫如是則萬福同考攸所同聚也

首章言王仁次章言王威三章言王道尚親末章言王儀美盛而王澤所被如露之無不浹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美諸侯朝正也諸侯正月朝王謂之朝正所以尊王平謹侯度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深貌。陽日晡乾也。露雖盛必日以烜之而後淪決於物。喻諸侯雖有仁德亦必天子明聖而後能治其國也。厭厭久安貌。夜飲燕至夜也不醉無歸欲極歡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盛也。宗路寢也。凡燕在路寢之前。掌考成禮而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也。君子謂諸侯也。莫不令德者。即醉而禮無不成亦足徵令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實親附貌。喻諸侯之尊親王室也。惟其豈弟故能親于莫

不令儀者非特其儀之美并可爲人之儀法也

蓼蕭表王靈之湛湛露志侯度之度皆周室之隆也

南陔什十篇六篇辭刑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彤弓什二之三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彤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彤施貌受弓人告弓成而受之也藏藏之於府以待有功不輕與人也嘉賓謂有功諸侯也貺賜也既設宿懸也饗大饗禮也

彤弓。彤字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載載之弓。樂謂抗之也。右戶西賓位也。

彤弓。彤字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樂報也。醕報其功也。

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百珌。弓矢千。以覺報寡。蓋天下有道。而賞不僭。故諸侯用命。能奮武衛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美共伯也。厲王暴虐。民不堪命。流王於彘。共伯攝政。王室復安。至十四年。厲王崩。而立宣王。遂成中。

興之業故詩人美之 按共和之說經無明文而史氏以爲周召行政號曰共和汲冢書則曰共伯和于王位又衛世家釐侯世子爲共伯餘釐侯卒餘即僖餘弟和篡殺餘自卒是爲武公詩序云世子共伯早死言各不同愚意書缺雖無可徵而聖經刪定尚有可以折衷者夫宣王中興魯孝衛武適俱同時佐治而衛武尤先當厲王之末故衛風既載淇奥而小雅賓筵大雅之抑其次又約略可考而和又爲武公之名則所謂共伯疑即武公也蓋武公以國子膺聖入燕王官則共即僖阮徂共之共乃王官采邑而非諡也伯乃九命作伯分陝二

伯之伯非伯仲與伯子男之伯也。生稱共伯舉其官也。
沒諡武公以其能靖王室大亂而啓中興也。然則武公
非特衛之賢君實爲中興之功。宗元祀媿美公且矣。而
名餘焉。無是公共和亦無是號干王殺兄。必無是事。詩
序言其早死亦屬無稽。又可因詩而定也。至小雅則定
十五篇至彤弓而止。周初全盛之詩也。自此至無羊亦
十五篇。宣王中興之詩也。則此詩當爲中興之本。故首
列之。因并附錄以俟有道之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莪。難蒿也。大陵曰阿。君子謂共伯也。儀。威儀也。厲王暴虐國無

老成人無儀久矣故以見爲樂樂人有儀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錫特賜也古者貨貝貝有五種皆以類爲朋有朋言其多也喻君子以類彙征而百官皆得其人也然則尹方申樊諸卿其皆共伯所舉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而又汎在水無依薄也舟以涉川木貴堅緻以楊爲舟則鬆脆不勝任矣沉已破壞也浮未安定也載沉喻厲王已流於彘載浮喻宣王尚幼遽召公家未正儲位也休安也共伯攝政王

室復安也

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
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
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方交侵中國微矣蓋周之全盛形於小雅室形弓而備此詩本非周初之雅故獨曰無禮儀以別之而序說亦綴於小雅之末者蓋宣王所恃以中興則猶有小雅之遺也若周之東遷上蹶不可復振豈非無菁莪君子之故歟此讀詩者所以不能無盡廢之說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美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月斗柄昏建未之月棲棲欲息不得息也戎車立戎之車飭

整也常服衲服韋弁服也熾凶焰如火熾也王于出征宣王親征也匡正也王國而爲獫狁所侵則微弱甚矣故出征以正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齊物力也戎事尚強則四馬之力尤不可不齊也閑習則法也既比其力又習於軍法也服即常服也于三十里背城一舍而軍也王親將則大司馬以下皆佐天子者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長廣闊也。顯大貌。秦進盾大。全功。嚴威翼敬也。共同供服事也。有司皆嚴敬以供武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謁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匪茹。不可測度也。焦獲。畿內藪名。亦名狐口。在今西安府涇陽縣界。謁。謁京也。方。疑卽方叔采邑。涇陽。涇水之北。言居言侵言及言至。見其久踞內地而又深入蔓延爲患也。織文。織以五色。使成文也。鳥。朱雀也。章。明也。鳥章。前軍之旗。白。大白也。旆。建而旆之也。巾。車建大白以卽戎是也。元戎。戎路也。先驅。前軍也。啟。開行道也。宣王自將而又自乘。元戎十乘。以先驅啟。

行寇患既深不得不親赴矢石以勵戎行而壯軍威也此宣王所由以中興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佺既佺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玁狁內侵至王親乘元戎以先驅啟行則王亦危甚矣然王威震疊玁狁見即退遁而後戎車獲安也上言元戎此言戎車皆指王而言至危之事不可以斥王故止以車爲稱猶後世言乘輿也輕軒皆安車名佺與人俱無傷也閑閒也大原即禹貢雍州之原隰乘勝薄伐至于是也文文德武功也吉甫尹吉甫吉字甫尊稱也儀禮伯某甫是也時蓋爲大司馬佐王出征者

也憲法也萬邦爲憲獫狁退而諸侯奉王章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喜設燕相慶也受受錫於王也祉福也來歸歸私邑也自鎬
者戎事既畢自王朝而歸也冬歷時久也獫狁來侵禦而退之
未嘗遠出故不曰遠而曰久也飲飲酒也御勸侑也侯維也張
氏仲行吉甫之友也此章美吉甫之燕喜而不及王何也侵鎬
及方鐘簋震動羣宜王奮威自將背城借一僅而獲安雖吉甫
當策勲而王室無烈可揚也詩人之善於立言如此

宣平獫狁之患同而宣以出征而興平以東遷而弱則後王

幹彙當知所法戒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美宣王命方叔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偉華

芑苦菜即苦蕒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氏叔行也蒞臨也車三千句徒盡行也周制鄉遂之外甸地出兵車以供六軍而大司馬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兩司馬具車一乘軍五百乘六軍則車三千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舉而言師猶軍也于盾試習也五兵以

盾扞外尤爲難習故特言試也。夔赤貌鉤膺馬婁領有鉤下當膺也。本金路之設蓋因方叔有功而特錫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蔥珩。

鄉六鄉也六鄉之中其田尤治也。約束錯文也。軼轂之旁出者衡軸也。所以貫轂者約錯爲飾猶後世朱轂之類鸞在馬口兩旁四馬故八也。瑤瑤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赤芾也。皇赤貌瑤玉聲蔥蒼色如蔥者珩佩玉也。

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似鷂而小色純黑魚尾鷲疾之鳥搏擊無失蓋以喻方叔之
智勇無遺策也飛猶出征集猶振旅寓止戈之義也鉦鐃錫之
屬伐擊也師行金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
鼓互文也陳列也鞠練習也陳師鞠旅亦互文也伐鼓進師也
振旅止軍也淵淵鼓聲闐闐盛貌

蠶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猗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
車嘽嘽嘽嘽嘽嘽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蠶無知妄動貌蠻南蠻荆楚本號也大邦王國也元老猶謀也
言方叔以大老而壯其謀也嘽嘽衆也嘽嘽盛也霆疾雷也上
三章極言方叔師徒之盛將命之榮戎行之聲以見戰之必克

而不言所征之地至此始言蠻荆蓋以蠻荆後服先叛素號強
梗而以方叔元老征蠻荆而建功者征之雖荆蠻不敢不畏服
也則不特方叔之先聲足以奪人而宣王善於將將亦可見矣
蠻荆之難直薄郊圻苟王不親將則自戰其地各有散心亡
可翹足而待若荆蠻之陸梁雖強而遠二良將足以定之此
六月采芑親征命將之別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美宣王殷同大田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治也同齊足力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此言啟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圃田藪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行狩。舉行狩事也。此言行至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謂宣王也。苗。夏田名。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見其靜治也。敖。亦東都地名。此言選徒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縵。會同有繹。

奕奕。高大也。金縵。赤鳥而加金飾。諸侯之服也。會。來會也。殷見曰同。繹。絡繹不絕也。此言殷同也。

決拾既伏。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象齒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左手以遂弦亦名遂快比也調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即諸侯也同合作也柴說文作柴謂積禽也此言大田也

四黃既駕兩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也騂隨服前行則不偏出矣馳馳車之法也如破如破的也此言射御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整暇貌但聞馬鳴人無聲也但見旆揚車亦止也徒步卒御車御也騂擾亂也大庖王之庖也不盈取禽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取三品上殺奉宗廟次殺供賓客下殺充君庖

每禽取三十焉每品得十其餘以頒於眾是以獲雖多而庖不
盈也此言終事嚴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征行也聞聞師行聲也聲人聲也君子有德之稱大成既殷同
而又大田賓軍大禮皆告成也此乃總序而深美之

厲王暴虐非特獫狁荆蠻爲患諸侯亦莫不各有離心故六
月采芑之後繼以車攻所以攝攝武振王綱也然終之以君
子大成則宣王之中興豈有他哉亦惟道齊之以德禮而已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時田西都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伯馬祖房。宿之神祭。之以禱馬也。因田而禱。戊日即田日。非馬
禱而擇日也。從從禽也。醜衆也。言禽衆也。此田於阜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同聚也。鹿北曰鹿。麋麋多貌。漆即洛也。水出今西安府同
官縣北高山。沮水出陝西鄜州中部縣西。二水合於西安府耀
州南東南入渭。餘詳禹貢漆沮既從注所。田所也。此田於澤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獸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三曰羣。二曰友。左右從田之人
也。此田於原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此總上三田而言。一矢而死曰殪。小極於豝。大極於兕。舉小大
以見所獲之多也。御賓也。御賓者中殺也。醴五齊之一。所以享
神酌醴者上殺也。

記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也。故事
攻爲股禮。吉日爲時事。

鴻雁三章章六句

鴻雁以民勞。傲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隨時南北而不停飛。喻民勞也。征遠行者矜苦也。行者有

勞於野之苦而鰥寡之苦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澤數也。垣築垣也。垣一丈爲堵。究終也。此言居者又有築室之
勞也。其辭曰雖勞而安其意則以爲雖安而民力已悉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驩。
嗷嗷哀聲也。哲智宣示也。以哀鳴喻作歌之意而又分哲愚以
微王也。

宣王中興。棘蕪不能無事。然當衰壞之餘。而征伐會同田狩
考築。一時百廢俱舉。雖迫於不得已。而民能堪命乎。此詩人
所以深憂而致微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早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如何問夜早晚也其語辭央中也東薪燎之於堂下之庭曰庭

燎天子之燎百枚爲束君子入朝諸侯也將將鸞無聞遠之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聲近而切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暵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近曉也熏火氣也大將息而餘煙氣也既至而觀其旂則

辨色矣

讀此詩而知與檜曹之羔裘蜉蝣主風之君子陽陽其氣象不同其神情亦異此所以能中興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沔水責難於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以水之入海喻人本尊王也。飛喻揚威止。喻偃武也。兄弟以親言。邦人以衆言。諸友以任言。皆與共國之人也。而莫肯念亂。則寡助甚矣。然人誰無父母乎。以倣宣王果能幹臺。則諸人自無不親親而共念亂。

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駛彼飛車。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取流盛貌。揚。振作之意。取流之水必有歸。倖疾飛之車不
忘振作。皆循道也不蹟。不循道也。蓋追指厲王而言起而且行
憂之深而不能安處也。弭止也。

駛彼飛車。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章脫首二句。率陵言車亦必有所循。以喻人之不可忘敬也。
訛。偏惡也。衰世民情易生驚擾。故多訛言。不可不做而思所
以安息之也。不敢斥王。故曰我友。蓋謂師氏保民之屬司諫主

糾德亦曰勸之朋友敬本於誠脩己以敬則民安而訛言自熄
矣讒言乃偽之言訛言所由出也其與言不與也

衰亂之餘人心離而易動惟不蹟之爲害甚也然蹟亦無他
惟主於摭探本而言責難之義備矣

鷦鳴二章章九句

鷦鳴誨宣王也

鷦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錡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鷦鳥名臯澤曲也九者極其深邃喻王居有密猶後世言九重
也鷦善鳴而聲遠聞喻王者之言行樞機動及千里也則修身

爲要矣。然身於何修。莫切於用賢。魚喻賢人也。賢人在下。猶魚之潛也。淵言其深。渚言其近。見賢無定。存立賢貴無方也。然求賢雖急。而知人又難。園者羣材彙萃之地。固可樂也。乃樹檀而下有椿。則愛當知其惡矣。山石而可爲錯。則憎當知其善矣。已無偏任。而人不求備。是用賢之要。令聞之基也。

鷦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于野喻化民。于天則格天。參次言潛淵。蓋大賢不自炫。尤當深求也。樛之惡小。穀之惡大。錯之所攻者。舉攻玉則所全尤多。參較上章義。俱加一倍。爲錯攻玉。又作詩者。自表納誨之忱也。

上篇之義似桑桑此篇似抑而皆列於小雅者自治雖嚴義未及乎天下也

彤弓什十篇四十章二百六十一句

脫二句止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什二之四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不體臣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所通祈父司馬也書圻父薄違是也不可斥手故曰祈父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王之爪牙虎賁之士也恤憂也虎士有

微事則奉書使四方故云無所止居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主虎士也底至也

祈父豈不聽。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能養母而反使母主中饋之勞也

宣王中興征伐會同使事旁午蓋有出於不得已者不能體下而使轉恤靡居固於君道有所未盡然人臣致身於君則移孝作忠不遑將其父母此天地之經鹿鳴四牡禮賓官始之義也世衰道微身爲虎士不能竭其股肱而訟言於不聽有母曾不如下國陟岵猶存忠厚於此見先王之澤既新而

民易於怨上也聖人鍊祈父以下四詩蓋非僅爲刺宣王抑有世道之感焉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傷賢者決去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潔白也。駒賢者所乘也。場場人所掌。以其爲賢者之駒。故
不繫於校人之牧。而繫之於場。猶祭牛繫於國門。尊異之也。苗
果蓏之苗也。繫絆其尾。維繫其轡也。伊人謂賢者也。焉猶此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舊業也。客上賓也。

皎皎白駒。食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極爲招隱之辭。言文貌賢爲國華。來則國有光也。公侯至尊也。逸豫至安也。無期至久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優游獨樂也。遁逃避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因賢者必不肯留而賁餞之也。空谷者無人之地。賢者所隱也。生芻一束。念賢者之秣駒而仰其廉潔也。如玉美其德也。金玉其音。喻其貴重。不欲使人聞知也。毋有遐心。雖不可臣猶冀其可親也。

禮賢至此。可謂極盡誠敬矣。而賢者決不可留。何也。蓋哲人

見幾不俟終日。宣王撥亂中興。豈非英主。然易世而西周遂
亡。雖曰天運。必當時人事有非。先王之舊者。賢者出而應世。
即無君子。過化存神之妙。然行義達道。必求自遂。其志否則
寧窮餓而不悔耳。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其在斯人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俗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

人之所止。當於至善。穀相皆惡。木桑有喪亡之意。皆不善也。而

集焉是志於爲惡也故託黃鳥以刺其令喙我栗食而不義也
異鄉孤寓不共矜恤而反侵刻之也穀善旋回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喙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
我諸兄

明析義理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榘無喙我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
我諸父

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而新亡之治聽於旅師故
敏任恤言於閭胥此所以民德日厚而衆歸如市也此詩所
刺豈非上失其職而下亦非其俗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不恤昏姻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行野喻無蔭求蔭於惡木喻依於不善之昏姻也。壻之父婦之
父相謂曰。昏姻就居非無故。以昏姻故也。而不見畜則惟有復
家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蓬牛類惡菜也。米取而得惡菜亦以喻昏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興。
葍當亦惡菜也。馬牡曰特。新姻雄豪故仰而求之也。成同誠祇。

適也。誠不以新之富而厭我之貧。亦適以其新而異於故耳。婉其辭以深譏之也。

黃鳥欺殘孤。寄強凌弱也。行野不恤。昏姻富厭貧也。世之壞也。勢利爲之亂。階而弑父弑君。喪家亡國。基於此矣。此宣王雖克中興而無救於幽王之敗也。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于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干水涯也。幽幽南山北陰暗也。言褻室臨水面山踞

形勝也。以下皆頌禱之辭。竹松本不彫而苞茂則尤加盛也。猶
謀也。同室之親莫如兄弟。相好不相謀。斯苞茂可長保也。觀後
伯服子克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則詩人之言益信。非僅鑒於管
蔡也。

似續妣祖。蔡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言語。

似肖續嗣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后稷也。室路寢大室及東
西夾室也。南北垣各六十步。東西垣各二十步。則百堵也。戶大
室向堂之戶。凡室之南東牖西戶。其外爲堂堂北爲戶牖之間。
則戶在大室西南也。

約之闕闕。栒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椽皆施設也。閣以度食橐以藏衣。閣閣橐橐左右夾室皆有也。去古驅字辛專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上章言室內器用之備。此章言堂上形勢之嚴。跂踈立也。翼張拱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也。革去故也。鳥羽希革則體踈暢也。翬五色雉飛則光彩照耀也。跂翼則高而莊。矢棘則遠而直。鳥革則廣而暢。翬飛則煥而章。美躋升也。升以聽政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噤噤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

此統寢室內外而言。殖殖正直也。庭門內也。覺高大也。楹柱也。噤噤小而通暢也。正向明處也。嘒嘒響應聲也。冥冥安也。冥則

深邃而響常應也。寧休息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

莞蒲席。簟竹席也。夢者人之精神因靜而生者也。周禮六夢皆有吉凶。以下皆頌禱之辭。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之屬。祥吉之先見者也。熊罴獸之猛者。故爲男子。虺蛇蟲之隱者。故爲女子。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牀專之也衣之裳尚飾也弄之璋尚德也半珪曰璫璫璫
大聲也朱芾天子諸侯之服皇光大貌室家君手有室有家爲
君爲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反。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貽罹。

寢之地象地順也。褐祿也。褐取其保。反取其合。宜家之道也。無
非盡婦順也。無儀無義事也。唯但也。唯酒食是議。無攸遂在中。
饋也。霍憂也。末句兼統男子而言。子能克家。女能守貞。則不貽
父母憂矣。

考室常事耳。何以亦形於咏歌。蓋王者以天下爲家。則治天

下之道固以齊家爲本也。景王之嬖子朝爭立，春秋特書王
室亂，治亂之基豈在他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
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犝，純古通言色純也。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犝者，
九十非犝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哢而動其耳濕濕然。
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
安則潤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養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何揭也。蓑衣笠冠。所以禦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物三十也。何負言牧之勞。養笠言器之備。爲牧者能不辭勞瘁。不患陰雨。則物無不阜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易蠱曰。新紉曰蒸。雄雌牛羊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損也。崩羣疾也。肱臂既盡也。升入牢也。善牧者順物之性。而物自無不順也。

牧人乃夢。取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濔濔。

此章頌禱之辭。物莫多於魚。人眾如魚。極言其盛。非屢豐年而休養生息不能也。軍行旒在後。旗在前。旒而爲旗。喻宣王中興於前。王爲繩武於後。王爲締造也。濔濔和順。魏家肥則國興。天下皆肥矣。

考牧雖主牛羊而牧民之理寓焉。八政養民以食爲首。故卒章歸之年豐人眾。而又探其本於家齊也。蓋考察成已也。考牧成物也能盡物性者有不先盡人性者哉。有不本於盡其性者哉。

節南山八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委政尹氏使任小人以致亂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
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山喻王石喻尹氏皆言其高而在上也
赫赫顯盛貌師太師三公也尹尹吉甫也舉其氏而不字尊之
以醜之也惔憂極而心生火也不敢戲談者不敢爲微文刺譏
長譬遠喻以明己之所以實言忠告也卒終斬絕聲察也言遭
厲王之亂國已終絕今何爲而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惜莫懲嗟。

實猶材也。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猶美盛也。南山高，太生物衆多，喻國未嘗無賢也。而師尹不平，則人不爲用矣。平者，治天下之要。師尹之職也。師而不平，何以爲師乎？薦通再也。瘡病也。薦瘡亦承厲王而言。天運正當，再病故喪。亂多而民言不善也。惜莫懲嗟者，言天民如此，亦可惜而憂矣。而王與尹氏莫知懲創，能不爲之嗟歎也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大師主論道經邦。是國之本也。均爲旋轉成物之器。既

秉其器則當任其事也維持毗輔也不迷不疑惑也弗慙也師
掌官成以治凡六官之貳也言尹氏既不勝維毗之任而使人
迷惑是不知慙昊天之夜亂矣而又空我師而無佐貳之人可
乎斥其不用賢而自尊也

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
瑣姻亞則無膺仕

躬躬行也弗躬則庶民弗親以其弗信也問卞問也不能躬行
則當問於君子躬與問皆指王言弗問則君子弗仕以其不可
罔也君子有德之令式用夷乎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堦之父
曰姻兩堦相謂曰亞膺厚也主惟不平故用尹氏使姻亞皆得

黜仕耳。若平則必已尹氏自無小人之殆。瑣瑣者亦無黜仕者。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鞠窮訕凶惠順戾幸也。不傭不惠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若天運使然也。屈至闕息違遠也。怨天不已而又返之於人。言使有君子者至則民之亂心自息。君子至而用其平則民之惡怒亦遠矣。極言尹氏不可用當求君子反覆深切之至以見天運雖或使然而苟盡人事未嘗不可靖民。即無不可回天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辛勞百姓。

弔閔也。又言不爲天所閔。故亂無時而定。用且月生而民愈不寧也。酒病曰醒。憂如醒爲秉成者憂也。秉均者尹氏而受其成者王也。不曰王而曰誰若異人任深微之也。王秉國成而不自爲政。專委於尹氏。有不勞百姓者乎。勞苦也。百姓百族百官也。辛勞百姓猶言爲諸侯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浚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澤。如相瞻矣。

首後曰項。前曰領。馬首俯則項。長仰則領。長俯仰上下將行之狀也。蹙蹙國亂而削也。靡所騁諸侯皆畔也。外無可依不得已則仍返諸內而無奈在朝又皆小人也。浚盛懣悅也。相惡正浚。

視之如以矛相刺宜其不相悅矣乃惡甫夷而相憐又如飲之相醺蓋其好惡無常住私而不可測故國日趨於亂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誅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治國者不得其平蓋亦天運使然故又直曰昊天不平然昊天既不平而我王尚能寧乎由是而思王又安可不懲其偏任尹氏之心而反怨人之正王也家父時大夫家氏父年老之稱凡人幼名冠字長稱伯仲老則父之也誦樂語也詩可合樂又可誦也究窮訛動書聚也窮王之訥庶幾動王之心而聚萬邦之渙也與首章不爲戲談相應

此詩言尹氏言家父與春秋相表裏見西周之亡東周之弱
皆以世卿專政不得其平故致亂也然曰氏曰父正著其卿
之世疑爲一人則不可耳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六句

正月刺幽王嬖褒姒任羣小爲天下獨夫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
我小心癡憂以瘳

正月純陽之月歲四月也繁多也正陽用事而霜降且多陰盛
侵陽也將大也獨獨夫也獨夫不可以斥王故以爲我獨而念
之也京京亦大也繁霜在天豈不足畏訛言在人豈不足恤故

其憂愈太憂既大則心不敢不小癘憂幽憂也瘁頭創也主爲元首而不于是頭痛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瘳疾甚也主之不善若天使之然者故以爲生於疾甚之時而歸怨於父母也不先不後適丁是時也莠醜也好言固自口出莠言亦自口出言不可不慎也愈愈益甚也憂心益甚憂莠言也主之莠言多矣能無侮之者乎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惇惇無助貌念我無祿猶云王祿盡也民統周人而言即大雅
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民也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
亡國所俘亦爲臣僕言王之不善非特自致亡國并累及無辜
也從來也王祿既盡則凡王之人於何求祿哉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以烏喻人之無可依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大者薪小者蒸言林中生物之盛也方殆將有喪亂之
禍也夢夢昏昧如夢不顧念也言林猶生物而天乃任民之殆
而不顧也然天以好生爲德夢夢者特其未定耳若其既定未

有弗勝生人之念而使之殆者也。皇天也。上帝。夫之神也。夫天神至大。果定而於人猶有弗勝。豈其於誰有所憎乎。憂思深切。惟有咎天而亦若不可解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岡陵與山。高卑懸殊。參而今以岡陵爲山。則訛言無所不有。可不懲乎。故老。國老。連尊也。占夢。決疑者也。烏之雌雄。是非一定者也。故老占夢。皆不懲訛言。而以王爲聖。是皆惑於欺王。而不敢直言也。上日。驕而下日。諂。是非謬亂。有不日趨於殆者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躬躋接武也天高地厚而不敢不局躋者有天下者不可不敬慎也號呼倫理脊序也物之有次序者莫如脊也蜴蜥也虺蜴皆陰毒之蟲言號呼而爲局躋之言以言之有倫脊而必不可忽也何今人之徒肆毒螫而不顧倫脊乎今人即下富人言其徒爲亂階而不知有王也

瞻彼阪田有莞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加

陂者曰阪莞或當作冤屈盤魏特特牛也抗不安也牛既孤特又當陂下之田非安牧之地也以喻天之抗人亦如之像謂臣

民也。則法也。執拘迫也。仇仇言相讎之衆也。言人皆求王爲法如求之而不得。則且將拘迫於我。盡人與我爲仇。亦不待於用力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結憂之甚而不可解也。正正月也。厲者繁霜陰盛危亡之兆也。火田爲燎。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嬖妾褒國姒姓也。威火自熄也。宗周席文武之業。赫赫然如燎之揚。本不可滅。而今自威者。則以嬖褒姒故也。陰盛由於女寵。探本而切言之。或冀王之一悟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上章言褒似禍足成周。而時尚未成。則猶可爲也。故爲之究其
終。而望王之永懷焉。窘困也。陰雨喻患難也。凡事能未陰雨而
綢繆。則雖陰雨而不窘。若行道者不永其懷。則行險既艱。而又
窘於陰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輔與車相依。所以益車之不
足。既載。即不可棄。輸委也。伯長者之稱。既載而棄其輔。必至委
其所載。載既輸而後將伯之助。其有及乎。言求治惟用賢而求
賢尤不可不急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又承上章反覆詳言之也。員數也。三十輻共一轂。慮有傷敗。

悉數之必皆堅好也。屢顧丁寧之意。僕御車者既不棄其輔矣。而又必員其輻且顧其僕。詳慎之至也。夫如是則載可不至於輸而且踰絕險矣。然王曾不以是爲意。何哉。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魚蓋詩人自喻也。魚以得水爲樂。然拘於小沼則亦不能自遂矣。言王雖尊禮之而不用。徒爲虛拘而已。猶上秦爾輔之意也。次二句雖因魚而言而取義又別。蓋以起末二句也。炤著也。夫莫見乎隱。惟其物本無則人無可見。如沼既有魚。潛於其中雖伏而亦甚著。以喻亂雖未作而其機已伏。不難見也。慘慘憂貌。爲虐當時所爲之虐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彼謂羣小也。洽比皆合也。云古雲字。言交接往復如雲之興也。
慙慙盛貌。言羣小止知目前之樂園。不足責若王爲獨夫。則不
能不深憂耳。

仇仇。彼有屋。穀穀。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哿矣富人。哀此
惇獨。

仇仇。小貌。穀穀。陋貌。猶云齷齪齷齪也。有屋有穀。爲富人也。然
而民從此無祿。參與第三章應也。天凶。短折也。祿害也。民而至
於無祿。必天之有意夭祿之。亦無所歸咎之辭也。哿。可也。無兄
弟曰惇。無妻子曰獨。民既無祿。則王之所爲止。可以富羣小而

王之惇獨無助不亦可哀也哉傷其必不能終也

節南山刺王偏任世卿以致不平其敝在無知人之明猶未極致亂之本也此詩特揭褒姒之威周而終始反覆於獨夫之必至於無祿蓋獨夫即爲天下所共棄而女寵又爲致獨之本故其哀號而言視上篇尤深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幽王嬖褒姒而羣小遂營私無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月純陰之月即陽月也交日月相會而合也朔始也月行遲

於日邊退而又與日會故云朔也。卯當作酉。傳寫之譌。辛酉日之榦枝也。食蝕也。見日之食而不見食者之形。故云有食之也。醜惡也。其象惡也。日者衆陽之宗。其食雖有常度。然有其象有其數。則必有其事。有其理。君人者。苟非恐懼修省。以自祈於天。未有無其應者。況純陰疑陽。而日食其變爲尤大乎。微虧也。月惟望日始盈。則微固其常也。日本無時或虧。而被食乃大變也。民值其時。將有亂亡之禍。不亦可哀也哉。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告凶者。國家失道。天出變異。以譴告之也。不用其行。不順貞明。

之軌也。政紀綱法度也。不用其良羣小顯權也。月食維常有晦朔弦望也。日食于何不臧必王者有不德而謫見於天也。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煜煜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騰激蕩橫逆而行也。山頂曰冢。羣崔嵬崩卞墜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歷舉陰陽失節山川崩震陵谷變易天地之道盡失其常。惜莫甚焉。而今人竟莫之懲也。今人即指下皇父之屬。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楫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南仲之後皇字。父同甫。皇父獨舉字。羣小之魁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也。番家聚蹶。橘皆氏也。伯仲皆行也。允亦字也。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皆官名也。司徒有大小。大司徒與冢宰皆卿。小司徒與內史師氏皆中大夫。膳夫上士。趣馬中士。爵雖尊卑不同。皆六官之要職也。仲允獨不氏。或承家伯而言。獨字疑尤爲皇父之黨也。美色曰黶。黶妻即褒姒也。煽熾焰也。方處方嬖而處於內也。承上章言。所以致變之由。乃羣小與嬖毒內外用事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以下皆專怨皇父也。抑發語辭時是也。豈曰不時不自以爲不是也。作興動也。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菜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所爲即無不是。然使我興作亦當就我而謀。乃不我謀而遽徹我牆屋汙萊我田。以徙我於向。且曰非害我也。下之從亡禮固當如是也。極言其違衆自恣不仁甚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侯多藏。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聖通明也。都畿內公伯子之國。蓋公爲大都方百里者四。伯爲中都方百里者二。子爲小都方百里者一。向東都畿內地名三。有事都之三大夫也。藏蓄也。愆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老老成。

舊人也守衛也王在鎬京而皇父都向盡室以行無人衛王也
有車馬者富民也以居徂向使富者亦盡室俱往也譏皇父之
忠惟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黽勉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
沓背憎職競由人

從事從皇父之役也黽勉譏盛貌勉於役而不告勞可以無罪
矣然而又有譏之者則尚未能無罪也下民自謂也孽災害也
噂沓面則以口相尊而言之多背憎背則以心相惡而譏之切
也職主也競力爭強勝也言此孽非降自天自爭強之人不得
不虛詭譏諧以相害耳蓋非特皇父一人之惡斯世人情營私

醜乎無不皆然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悠悠長也。里三十五家所居也。瘁。病羨餘微均也。同里類同族屬。故傷其病。當是時。四方非必有羨也。民亦非能有逸也。而以爲羨且逸者。極形己之憂勞耳。天命既不均。而終不敢傲友之。遵安於遇也。

幽王嬖一褒。姒而變異。頻仍內外大小臣。吾無不離志解體。當時親賢如鄭桓。尚不能無號檜之寄。皇父諸人亦猶是耳。曷足怪乎。然則此詩之存。固非爲刺皇父爲刺幽王也。不亦

爲後世大戒也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刺幽王也。爲責羣臣離畔之辭。題不取詩辭而別名雨無正。其義大矣。雨者陰之所爲也。正者陽之所爲也。陽盛而得其正。則雨亦順陽而施。以成陽之功。猶君爲主而臣爲佐也。幽王之時。正月純陽而繁霜。則陽微矣。十月純陰而日食。則陽熄矣。陽熄是無正也。無正是無王也。於是陰雨交作。羣臣各營其私。而天下大亂矣。是時之後。王室卑而諸侯恣。天下分爲十二合而爲七。極之秦項。萬民塗炭。六百餘年。至於漢祖始定一尊。

而民得休息。蓋陰盛無陽。天下不正。如此其久也。此兩無正之名。所以繼正月十月之後。而以小名篇。又繼兩無正之後。且不一而足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浩浩大貌。駿亦大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言昊天之所以大者。以其德之大也。今乃不見德而多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四國乎天。一而已。旻言其大。是言其仁。疾威暴虐也。伏藏淪陷胥相鋪偏也。天惟愛人。故必圖慮人之有罪無罪。而後降之罰。今乃肆其疾威。有罪者反得藏匿而無罪者則盡陷而徧及之。是

無刑罰也不可斥王故歸之天以發其端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宗周也未滅而云既滅有必滅之兆也。故云靡所止戾。戾至也。正掌官屬六官之長也。大夫中下大夫也。離居離散各居其私邑。畏王之暴而避禍也。勛勞也。三事三卿也。三事大夫內外諸侯之卿大夫也。邦君子男之君諸侯公侯伯之君也。莫肯夙夜朝夕亦畏王而離居不朝也。人心離散至此。庶曰王改爲善乃反出而爲惡。則宗周之滅誠不可挽矣。深微之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

如何昊天亦以天傲王也。辟法也。法言既不聽信則雖欲行而何往乎。靡所臻無可往也。凡百君子又假羣臣以傲王也。敬之爲用簡而無不諉能敬其身則必無褻如之惑矣。知敬則生畏不相畏不敬之故也。故雖內外皆畔而王不畏也。然天子者天之子也。主即不畏人之畔獨不畏於天乎。蓋天怒則非特國家之害而身亦且不保耳。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惜惜日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遂進也。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蓋如漢侍

中也惜惜憂貌朱子曰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惜惜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問王者雖王有言亦僅順聽而答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矣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則諸臣豈不大失君臣之義然王之所以致此者又豈無故哉蓋亦以責臣者責王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朱子曰言之忠者當世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言如水流之順而躬亦處於安刺王惡忠直而好諛佞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此承上王惡直言而自悔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難且危也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是得罪於君也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又見怨於友矣是進退維谷也然友之怨責以義也王之得罪主之不王也夫亦深切著明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又承上友怨之義以怨諸臣也遷自私邑來遷也王都王城也予諸臣自予也未有室家無家於王都也鼠思猶癡憂也鼠思至於泣血而又無言不疾表作詩之意見非止爲離居者言

也末二句詰未有宦家之爲支言特畏忌王之不王而不肯來耳

幽王之惡至使大臣貴戚內外臣工無不避難離居則當時空國景象盡不可以言語形容矣而王尙恬然覆出爲惡至使替御之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於天怒人離之際而仍無救於亂也豈非天行當無正之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哉

祈父什十篇六十二章四百三十六句